

韓東六短篇

韩东 著

海豚出版社

韓東六短篇

韩东 著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东六短篇 / 韩东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 6

(短篇经典文库)

ISBN 978-7-5110-3292-8

I. ①韩… II. ①韩…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3779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策 划: 林建法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朱敬利 赵 慧

美术编辑: 杨小洲 闫 鸽

责任印制: 于浩杰 王瑞松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7.125

字 数: 86千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3292-8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I	失而复得
41	曹旭回来了，又走了
76	太阳妈妈，月亮妈妈
112	归宿在异乡
136	挟持进京
179	绵山行

失而复得

我们敲门的时间比平时略长，老齐在里面问了句：谁啊？他打开门，厅里面很暗。老齐的面色有些严峻，两腮下陷，双眼向外鼓凸，见我们来他点点头。他把我们让到对着房门的长沙发上，自己在对面的一张黑皮沙发上坐下来。那沙发很矮，中间破了一个大洞，老齐陷坐在里面挺可笑的。他手上捧着一只大号果珍瓶子改制的水杯。唐爱云从卧室里出来，绕过老齐背后到厨房里去。我觉得她的眼睛红红的，就问老齐：又吵架啦？老齐说没有。他说唐爱云的女儿昨天晚上失踪了。

钱玫昨天一夜未归。

昨天是星期天，唐爱云去钱玫的爷爷家看女儿了。钱玫下午有约会，被唐爱云制止了。她让她留在家里做作业。钱玫并不违拗，也不恼，就去做作业了。后来一个同学把电话打家里，叫钱玫出去玩。唐爱云接的电话，她问是不是杨君，不是杨君，唐爱云放心多了。其实她也没有见过杨君，只知道钱玫和她特别要好。唐爱云不许女儿和杨君来往，因为她的学习不行。钱玫是老师派去帮助杨君的，可见钱玫的学习一向不成问题。但帮助杨君的结果是钱玫的成绩下降了，她反而受了杨君的坏影响。唐爱云直觉到是杨君约钱玫出去玩，后来证明也是这样的——她和钱玫一起失踪了。当时唐爱云不想放钱玫出去，爷爷不高兴了，说星期天让孩子出去玩玩有什么不好？现在他不是她的公公了，顶撞他怪没有意思的。何况女儿全靠了他们家人照顾。

钱玫被获准外出，她没穿外套也没带包就这么走了。唐爱云跟在后面送了她一程。

她想看看有没有男孩儿。果然没有男孩儿。三个和钱玫一般大的小女孩儿在街心公园的花坛前等钱玫。打电话的那个唐爱云见过。另一个小女孩儿在冬青树后面一闪，大概是杨君，不然她干吗要躲呢？杨君知道钱玫她妈不让钱玫和自己来往。

唐爱云一告诉她们要早点儿回家。二，她批评了她们的服装。她们穿得哪像十三岁的小女孩儿？屁股包得圆圆的，鞋跟有两寸高。就是不穿高跟鞋钱玫也和自己差不多高了。她那几个同学也一样，细细长长的，哪里像十三岁的女孩子？唐爱云想，自己上中学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懂呢。

她问钱玫身上带钱了没有，钱玫说没带。唐爱云本想给钱玫钱的，但转念一想：还是不给的好。没钱她们哪儿都去不成，就会早点儿回家的。

他们说的时候我想到了张寅，我一个练气功的朋友。是否要找张寅来看一看？我有

点犹豫。看一看肯定是很伤身体的。其次，万一唐爱云的女儿有什么不测，叫张寅怎么开口啊？后来还是赵新奇提出来，问我张寅是不是能看。

老齐家没有电话，我和赵新奇只好下楼去找电话亭。路上赵新奇说老齐是劳动人民，意思是说他穷，没有装电话。我说错了，老齐是不劳动人民，所以穷，没有电话。赵新奇会心一笑。

张寅他们单位没有人接电话，估计下班了。我又往张寅家打。张寅老婆说张寅不回来吃晚饭了，他的小师兄从西安过来，估计张寅回家也不会太早。我把赵新奇的寻呼机号留给张寅老婆，说如果张寅打电话回家就让他呼这个号码，我有急事找他。

在老齐家楼下我们碰见唐爱云，她正从单元门出来，说是去剁鸭子、买啤酒，准备我们吃的。我连忙阻止，说还是大家一块儿出去吃吧。唐爱云说老齐已经让她下来了，就随便吃一点。看来她对气功师的事抱有信

心，很想表示一下。我告诉她张寅没有联系上，要等一等。我注意到唐爱云重新画过眼线了，可眼泡还是肿肿的。

我们上了楼，老齐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唐爱云一走他反倒有些快活了。说唐爱云老说要不是个女儿，她才不担心呢。他和她吵了半天，就为这事。老齐认为儿子和女儿是一样的，丢了也会让人着急。他们的争论当然有潜台词。老齐是个儿子，一直放在天津他父母那养着。他和唐爱云在一起同居、过日子，而彼此的儿女分别跟着各自的爷爷奶奶过。我这么想：他们表达对子女的爱就是说服对方男比女好或女比男好，或者男孩儿女孩儿都一样好，谁也不比谁的差。现在唐爱云表示儿子丢了可以不着急，老齐当然不能答应了。我和赵新奇都看不出有什么争执的必要，可老齐情绪激动，他把这当成了一个原则问题。他挑明了对我们说：唐爱云的孩子丢了他着急，但不像自己的孩子丢了那么着急，不论这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但

在我看来有另一种感觉：老齐似乎还挺快活的。他的问题是和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在一起，自己还有甲亢的毛病。

他告诉我们他昨天一夜没睡，开导唐爱云直到天亮。老齐让我们的表情不要太沉重了，他说他已经沉重了一天一夜。后来唐爱云上来了，我说还是下去吃吧。老齐不让。他坐在沙发的破洞里和我们说话，让唐爱云去厨房里忙活。在我们与老齐之间有一张玻璃茶几，老齐拧亮了上面的台灯。有一个笑话，说的是老齐老年得了疝气，俗称大卵泡，也叫气鼓卵子，他把气鼓卵子放在沙发的破洞里谁也看不出来。平时老齐很忌讳这个笑话，今天他特意提起来，大家笑了一通。

唐爱云的孩子丢了，生死未卜，说不定她现在很需要她。而唐爱云在给我们做晚饭，择芦蒿、洗肉。我觉得不大好，又提出来到下面去吃。老齐说：做都做了。不仅吃饭，我们还喝了啤酒，细嚼慢咽的，和平时没有两样。我们尝出了肉的肉味，鱼的鱼味。

唐爱云的菜上来以前老齐就喝了一瓶啤酒，跟我们打招呼说他胃疼，就不客气了。喝酒治胃病，典型的酒鬼说法。老齐一只手捂着胃，一只手抓着瓶子不停地喝，手都发抖了。他说他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喝起了，唐爱云也不像平时那样制止他。所以他表扬唐爱云自从孩子丢了以后对他的态度好多了。

“没掉小孩儿以前你看她大喊大叫的！”他说他不是表扬唐爱云的孩子掉了，而是在批评她没掉小孩儿以前的表现。

唐爱云对老齐的趁机反扑没有反应，唯唯诺诺的，的确和从前大不一样了。我们三个吃的时候她就坐在一边看，自己也不动筷子。她倒不在意我们在她女儿丢了以后还这么拼命吃喝，目前唐爱云需要的只是有人和她聊她的女儿，这是一刻也不能停顿下来的事情。可实际上她并没有什么线索，谈论和推测毕竟是虚无缥缈的。她所能干的只是在情夫的家里给他和他的朋友做饭，然后听他们不着边际的劝导。与此同时，她的孩子可

能正被坏人污辱呢。

但从道理上讲，我们的这顿饭似乎吃得更有必要。赵新奇身上别着寻呼机，张寅随时随地都可能呼他。我虽没有寻呼机，但张寅一呼，给他回电话的人只能是我。我和张寅是打小的朋友，认识的时间之长，甚至在他练气功之前。这顿饭我们吃得心安理得，并不觉得老齐是一个穷人我们就不该骗吃骗喝。我们这是在给人帮忙，吃饱喝足是有意義的。我们来到此间调节了沉重的气氛，倾听唐爱云的诉说，并及时地劝慰了她。自从唐爱云有了新的倾诉对象，老齐就有机会躲到一边去自斟自饮了。

当然能找的地方都找到了，所有的线索都试过了。唐爱云说：从昨天到今天光打的钱就用了三百多块。她不怕花钱，甚至愿意用更多的钱，只要能找到小孩儿就行。昨天她就有预感，所以下午不让钱玫出门。老齐说预感个屁，离开女儿她还不是到他这里

来了？她来和他一起睡觉。晚上九点多钟唐爱云不放心，下楼往钱玫爷爷家挂了一个电话，这才知道钱玫没有回去。以前她就从来没有挂过电话。只要来他这里睡觉她就不再想她是钱玫的母亲了。老齐又有异议，说她不挂电话是因为他没有电话。我说这不正好证明了唐爱云昨天打电话是有预感吗？打这个电话得爬下七楼，不是随手就能打的。

因为那个电话耽误了他们做爱，老齐护送唐爱云直奔钱玫的爷爷家。他们在他们家楼下转身回来了。她没让他跟着上去，他也不会跟她上去的。他们家人会想：孩子丢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在情人那里，这是一个事实。虽说这是合理合法的——唐爱云已经和钱玫的父亲离了婚，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但如果目的不是给孩子再找一个父亲总是不太好。

开始的时候唐爱云领女儿去见老齐，钱玫紧张得不得了。路经一片拆迁户住的简易房，唐爱云骗钱玫说：他就住在这里。钱玫当时拉着唐爱云就不肯走了，她要回去。住

在这种地方的后父那太可怕了。唐爱云知道女儿的心理，这个玩笑绝对开对了。以至后来见到老齐很穷钱玫并不十分挑剔，至少他是有一套房子的，不必让她们母女住到街边的芦席棚子里去。

老齐除了这套房子真的一无所有了。唐爱云成功地强调了他唯一的长处。可她的父母就不像女儿这么好骗了。他们坚决反对唐爱云和老齐结婚。老齐也顺水推舟，他有自己的一本小账。逢年过节提着点心去老丈人家是很滑稽可笑的，为了这个他也不能够结婚。这是从美感方面说。（老齐和孩子他妈的婚事就曾遭到她的寡母的反反对，所以直到离婚他都没有机会踏入前岳母家的门槛。提点心的事对他来说不可想象。）当然还有更实际的理由，就是他的儿子坚决不要后妈。于是老齐和唐爱云的婚事就这么耽搁下来了。

当晚唐爱云和钱玫的叔叔就追到了另两个小孩儿的家里。她们和钱玫、杨君是在钟

楼分手的。四个小女孩儿就去了钟楼，转了一圈。唐爱云问她们去干什么了。两个小孩儿也答不上来。

她们分手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多钟。天气突然热起来了，又是星期天，钟楼的人多得要命，都快挤不动了。一个小孩儿听见钱玫对杨君说，或者杨君对钱玫说（她记不清楚了），反正她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到我家去吧。另一个回答说：我妈会不高兴的。

唐爱云对两个小女孩儿说：要是你们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就告诉我，我会给你们保密的，以后也不会对钱玫讲。两个小孩儿说她们不知道钱玫她们去了哪里。她们对钱玫她们没有回家表示十分奇怪。看来也不太像说谎。

唐爱云检查了钱玫的压岁钱，还在老地方。要是她们想跑，这笔钱总归是要拿的吧？唐爱云又问两个女孩儿钱玫在学校里和谁要好，认识哪些人，都和谁有些什么来往，有没有男的，特别是校外的什么人。两个女孩儿对此一无所知。钱玫平时来往的几

个同学，唐爱云一一问明住址之后，打的去找；又问她们钱玫都认识一些什么人。调查下来，钱玫平时有来往的人不超过七八个，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孤僻的孩子。

回到她爷爷家，唐爱云在钱玫的小房间里继续寻找线索。有一本通讯录，也只记了最前面的一页，有十来个地址，他们刚刚跑过的五个同学家都包括在内了。只有一个外地的，但没出省，那人叫王志方，有电话。唐爱云第一反应这人是个男的，结果拨通电话才知道对方是个女的。

她是劳模，到钱玫她们学校作过报告。劳模拐孩子显然不太可能。唐爱云告诉电话那头的女人：一个记着她电话号码的孩子丢了，试图唤起她的责任心。唐爱云的想法变得很朴实，就是劳模先进分子理应不同于一般人。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讲个没完，结果电话被钱玫爷爷压下了。老头儿让她别占着电话，说要是钱玫这时候打电话回家不就进

不来了？

唐爱云想起钱玫的日记，她让孩子的叔叔用老虎钳拧断了一把锁。抽屉里有两本很精美的日记本，但都是空白的。只是在了一本普通的练习本上钱玫记了几页，关于天气、班级活动以及晚上在家看的电视内容。下面有老师的批语：张阅。看来这几页日记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没有什么追究的意义。

杨君的父亲也是离了婚的，现在带女儿一起过。他是个知识分子，在研究所上班，看起问题来就比唐爱云达观。他说就让她们跑几天，玩累了自然会回来的。他对杨君失踪的态度就像当初对待她的成绩一样，有点漠不关心。他的前提是小孩儿跑出去玩了。要不是跑出去玩了而是遇见坏人被拐到农村卖给农民当媳妇了怎么办？这样的事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叫唐爱云怎能不害怕？所以她还是执意报了案。

民警说这种事太多了，他们已经见惯不惊。十三四岁的孩子就是喜欢跑，有的去